臺大佛學研究・第四十五期
民 112 年 6 月，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
頁 31-68
DOI: 10.6727/TJBS.202306_(45).0002

死卵與無明穀*

劉震**、王昶歡***

摘　要

本文探討了古代印度文獻中兩個結構相同且含義相近的複合詞——吠陀文獻中的「死卵（*mārtāṇḍá*）」和佛教文獻中的「無明穀（*avijjaṇḍakosa*）」的源流。「死卵」一詞最早見於《梨俱吠陀》第十卷第 72 組詩，其被稱作母神阿底替（Aditi）流產得到的第八子。筆者分析了死卵及其相關神話在屬《夜柔吠陀》的諸本集與梵書中的流佈情況，還比較了上古與中古伊朗神話中的相似成分，以此管窺人類始祖與「卵生」創世神話。「無明穀」則出自佛教律部文獻，語出佛陀成道後與一位婆羅門的對話中「以智慧嘴啄無明穀」的譬喻，後成為佛經中常用的譬喻。筆者主要探尋了漢譯佛典中「穀」字的語源、分佈情況與相關用例，以及對於 *avijjaṇḍakosa*（梵語：*avidyāṇḍakośa*）這一概念的不同接受和詮釋方式。雖然本文仍然無法證明這兩個詞的直接關聯，但兩者及其相關神話或譬喻在某種程度的暗合，給今後的研究留下了無限空間。

2022.10.31 收稿，2023.06.28 通過刊登。
* 本研究為國家重大項目「吠陀文獻的譯釋及研究」（批准號：17ZDA235）的階段性成果。本文的撰寫得到了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宗教學院沼田客座教授劉宇光先生、復旦大學張小艷教授和余柯君博士、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王福禎先生、大阪大學博士候選人林辰達先生的大力協助，在此深表謝意。僅以此文紀念復旦大學成立 119 週年。
** 作者係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研究員。
*** 作者係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研究生。

關鍵詞：死卵、無明觳、《梨俱吠陀》、中期吠陀文獻、《一切經音義》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壹、自「死卵」所生的人類始祖：印度伊朗共有的「卵生」神話

人類或所謂人類之始祖自一卵圓狀物體中誕生的神話，在許多民族中都有共通的傳承。而於古代印度雅利安人的文獻中，亦多有發見：匪獨見於興自公元前兩千紀中後葉的吠陀宗教，而於巴利佛典中，或亦可見依託於譬喻的、對於這種「卵生」的想像。

在吠陀文獻中成書年代最早、且在文學與思想的意義上最為重要的《梨俱吠陀（*Ṛg-Veda* = RV）》一書之末卷、即第十卷中有一系列頌詩涉及在太古時期宇宙萬物是如何生成的內容，反映了印度雅利安先民對於世界創造的種種發想。就此文獻的歷史背景而言，《梨俱吠陀》成立之時，距印度雅利安人與古代伊朗先民自中亞的「印度伊朗共通遠祖」中分化不久，故多有直接承自印度伊朗共通時期的種種創世神話之處，其中部分神話甚至可追溯至原始印歐時期。在《梨俱吠陀》有關創世的頌詩中，第十卷第 72 首讚歌特記述了有關「諸天神之屬的種種出世（*devā́nāṃ jā́nā*）」（語出 RV X 72.1）的神話，其第 8、9 兩頌則記述了諸神之母 Aditi 誕下八個兒子的故事。[1] 其諸子中凡七

[1] 關於女神 Aditi，詞源上而言，其名 *áditi-* 來自吠陀梵語（Vedic）動詞 *dā*[3]「綁縛」，義為「無束縛性」，該抽象化概念多指面對侵擾的自由屬性，即「無咎（*ánāgas-*）」，尤可參考：Hermann Oldenberg, *Die Religion des Veda* (Berlin: Verlag von Wilhelm Hertz, 1917), 202。並可參見 Joel Peter Brereton, *The Ṛgvedic Ādityas* (New Haven, Connecticut: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81), 196。另一方面，上古伊朗的《阿維斯塔》中，多有提及一名為 Anāhitā 的神格化的河流，該名取自阿維斯塔語（Avestan）動詞 *hā*「拴住、綑綁」（與吠陀梵語：*sā* 一詞同源），構詞為形容詞 *an-ā-hita-*「無汙點的、無暇的」的陰性抽象形式，參 Toshifumi Gotō, "Vaisiṣṭha und Varuṇa in RV VII 88, Priesteramt der Vasiṣṭha und Suche nach seinem indoiranischen Hintergrund," in *Sonderdruk aus Indoarisch, Iranisch und die Indogermanistik*,

臺大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為天神，而喚作 Mārtāṇḍa 的末子卻被認作是人類的始祖。[2] 若考察 Mārtāṇḍa 的字面含義，實為 **mṛta-āṇḍa-* 的三合元音（*vṛddhi*）派生形式，而 **mṛta-āṇḍa-* 一詞本身即持業釋複合詞「已死之卵」，故派生出的 Mārtāṇḍa 作「來自已死之卵的」之解。又所謂「已死之卵」或即流產的未成形的肉塊，故 Mārtāṇḍa 義為「由死卵所生的」。[3] 傳統上關於這一誕生自死卵的 Mārtāṇḍa 究竟為何物尚有爭論。《梨俱吠陀》的古注注者 Sāyana 由該 Mārtāṇḍa 為卵生而推論其為鳥；另有傳統認為 Mārtāṇḍa 即太陽的名字。而現代學者一般引據成書晚於《梨俱吠陀》的其他吠陀文獻（如 TS VI 5.6; ŚB III 1.3.2-4 等）所記載的人類源於 Mārtāṇḍa 這一始祖的神話，[4] 而以 RV X 72 文本中 Aditi 生產

---

eds. Bernhard Forssman and Robert Plath (Wiesbaden: Reichert Verlag, 2000), 160。是故，Aditi 與 Anāhitā 乃名字互通、分屬印度與伊朗的母神，其或反映了印度伊朗共通時代盛行象徵「無拘束」屬性的女神、體現出母系氏族的傳統。

2 在東亞的習俗中，正月的第七日為「人日」。參見，中村裕一，《中国古代の年中行事 第 1 册 春》（東京：汲古書店，2009 年），頁 182-183。

3 關於 Mārtāṇḍa 所來自的該「已死之卵」的現實意義究竟如此、或其為何得此名稱，可參見 Harry Falk, “Die Kosmologie von RV X 72,” *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Südasiens* 38 (1994):17。該學者認為該「已死之卵」等同於 *jarā́yu-*「胎盤（Plazenta）或絨毛膜（Chorion）」。可參考對胎兒出產過程的詳細解說的一文：西村直子，〈ヴェーダ文献における胎児の発生と輪廻説〉，《印度学宗教学会論集》第 36 号（2009 年 12 月），頁 73。出產過程即，含有羊膜（*úlba-*）、胎盤等構成胎兒肢體部分的精液（*rétas-*），從外部進入了母體子宮（cf. ŚB VI 6. 2. 15-16; GopB II 6. 15）。在此基礎上考察 Falk 的胎盤說，則在哺乳動物的生產過程中，胎盤較胎兒更晚由母體排出，這一以「死卵」指代胎盤的觀念的成立不無可能。

4 自諸古代注疏以降，認為 RV X 72 中的 Mārtāṇḍa 同於 Vivasvant、而二者皆等同於太陽的觀點基本定型，Karl Hoffmann, *Aufsätze zur Indoiranistik*, Bd. II ed. Johanna Narten (Wiesbaden: Reichert Verlag, 1976), 422. 卻對此提出了質疑。他認為，RV 中 Mārtāṇḍa 除 X 72 外僅現於 II 38. 4 且未見與太陽聯繫；而 Vivasvant 在 RV（以及 AV）中多次出現、然皆未指明其為太陽神，這一觀點恐怕亦待後 RV 時代方得建立；故及至關於 Mārtāṇḍa 與 Vivasvant 的神話在晚於 RV 的吠陀散文文獻中合併，二者才被認作太陽神。學界對 Hoffmann 的觀點多有批判，如 Falk, “Die Kosmologie von RV X 72,” 17 著重

出 Mārtāṇḍa 的記述乃是凡此種種神話的原型；而這些文獻另或有謂人類始祖之名為 Vivasvant。[5] 就該名字的含義推定，言此人類的始祖 Mārtāṇḍa 如鳥類等一般自「卵」孵化出而並非以胎兒（*gárbha-*）的形態被母體分娩而生出（*jātá-*），確為獨特的想像。RV X 72.8-9 兩頌便特別突出了此末子與前七子的不同：

> RV X 72.8-9 *aṣṭaú putrā́so áditer ¦ yé jātā́s tanu̯vàs pári |*
> *devā́m̐ úpa praít saptábhiḥ ¦ párā mārtāṇḍám āsy̯at* || 8 ||
> *saptábhiḥ putraír áditir ¦ úpa praít pūrv̥yáṃ yugám |*
> *prajā́yai mr̥tyáve t̥u̯vat ¦ púnar mārtāṇḍám ā́bharat* || 9 ||
> Aditi 的八個兒子，是從〔Aditi 的〕身體裏被生出的。

指出，Aditi 或 Āditya 神話普遍與太陽有一定聯繫、且其對應的伊朗傳統同此，這一批判較為中肯。另一觀點的代表為 Stephanie Jamison, *The Ravenous Hyenas and the Wounded Su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204。該學者列舉了 ŚB 的證據而以 Vivasvant 為太陽這一觀念可能早在 RV 時代已成立。最新近的討論見 Per-Johan Norelius, "The Divine Miscarriage: Mārtāṇḍa, the Sun, and the Birth of Mankind," *The Journal of Indo-European Studies* 48, no. 1/2 (2020): 160。他試圖論證 RV 中的 Vivasvant 同為太陽與有死者，而 Mārtāṇḍa 與 Vivasvant 皆有此兩方面的共性，然其關於 Vivasvant 的部分並不完善，恐有先入為主之嫌。

5 關於 Vivasvant 這一名字，其派生自形容開始發光的朝霞的動詞 *ví-vas* 「閃光」，意為「閃光者」。首先詳盡討論該問題的為神話學著作 Alfred Hillebrandt, *Vedische Mythologie*, Bd. II (Breslau: Wilhelm Koebner, 1899), 474。該學者將 Vivasvant 的用例的含義歸納為三個類目，即太陽、以太陽神為原型的獻祭者、以及一般獻祭者的尊稱。關於 Vivasvant 為人類始祖的觀念或存於印度伊朗共通傳統中。在印度吠陀傳統方面，《梨俱吠陀》稱 Vivasvant 為最初的人類 Manu 之父（RV VIII 52.1; X 63.1 等），其同樣是司掌死後世界的 Yama 之父、而在印度伊朗語中皆有「Yama 這 Vivasvant 之子（吠陀梵語：*yamá- vaivasvatá-*; 後期阿維斯塔：*yima- vīuuaŋ̊hana-*）」的表述。而伊朗方面，《阿維斯塔》提及名為 Vīuuaŋ̊haṇt 的祭司，該祭司是「為了有骨的、物質性的存在而第一個壓榨 Haoma 者（*paōiriiō haōma maṣiiō astuuaiϑiiāi hunūta gaēϑiiāi*）」（Y 9.3-4），猶第一個祭司。這一印度伊朗共有的 Vivasvant/Vīuuaŋ̊haṇt 顯然是一個凡間的祭司的名字，而不同於 Mārtāṇḍa；且其與所謂「卵生」的神話完全無涉。吠陀文獻中卻將 Vivasvant 與 Mārtāṇḍa 等同，當視作是在晚期吠陀時代、即吠陀傳統已完全從印度伊朗中分立出來時，而獨立發展出的特異的神話。

臺大圖書館 國立臺灣大學

她曾同七個一起前行近於諸天神之屬，[6]〔而〕遺棄了 Mārtāṇḍa。（8）

同七個兒子一起，Aditi 曾前行而近於那早先的世代。[7]
為了〔帶來〕後代、亦是為了〔帶來〕死亡，她再次受領了 Mārtāṇḍa。（9）

在這一段敘述中，理解 X 72.9c「為了後代、亦是為了死亡（*prajā́yai mr̥tyáve tu̯vat*）」之語即為解明這一 Mārtāṇḍa 誕生神話的關鍵，亦即，所謂「死亡」與「後代」乃是 Mārtāṇḍa 不同於 Aditi 的七子及其他「諸天神之屬」之處。在吠陀中，天神被喚作「不死者（*am̐r̥ta-*）」而有別於「會死亡的『人類』（*márta-*, *mártya-*）」；如同一詩的 X 72.5c-d 即將天神稱作「與不死性綁縛者（*am̐r̥tabandhavaḥ*）」。同樣地，「後代（*prajā́-*）」這一概念往往僅限於人類，或 Manu 的子孫。可由此對比 X 95.18 的 bcd 三句：

RV X 95.18b-d *yáthem etád bhávasi mr̥tyúbandhuḥ |*
prajā́ te devā́n havíṣā yajāti ¦ su̯vargá u tvám ápi mādayāse ||
如此，你會成為這繫於死亡者。

---

6 這句話所謂七子前行近於諸天神之屬，猶言其被承認為天神、以天神的姿態存在。Aditi 的前七子合而被喚作 Āditya「由 Aditi 所生的」，一般認為 Āditya 凡七而並不包括 Aditi 的第八子 Mārtāṇḍa；唯 TĀ I 7. 1 提及七個太陽與此外的一個第八者。Āditya 的前五個、第七個順序固定，依次為 Varuna「〔王〕權」，Mitra「契約」，Aryaman「賓禮 / 氏族習慣法」，Bhaga「分配」，Aṁśa「份額」，和 Dakṣa「能力」，唯第六個不確定或為 Indra 或為 Savitar。關於 Āditya 特別是其中前三子，參 Brereton, *The Ṛgvedic Ādityas*。

7 此處 9a-b 一句乃是對於 8c-d 一句的回應，解明 8cd 所說的作為諸天神的 Aditi 的七子當屬所謂天神的「最初的世代」，可類比古代印歐人普遍存在的「黃金時代」的觀念，而可參考：後藤敏文，〈人類と死の起源——リグヴェーダ創造讃歌 X 72〉，收入《インド学諸思想とその周延》（東京：山喜房佛書林，2004 年 6 月），頁 415-432。

> 你的後代定會憑藉祭品向神祭祀，而你也定會在太陽光界（＝天界）使自己享受。

此處，迎娶了屬於「Apsaras 精靈、天女」一員的 Urvaśī 的人類 Purūravas 被稱作是「繫於死亡者（*mṛtyúbandhuḥ*）」。而這一頌 cd 兩句的「向神祭祀」、「在太陽光界享受」之語，恰突出了地與天的兩種火（地上的祭火與天上的太陽光）、有死者及其後代與不死者之間的對比。由此反觀 X 72.9 一頌，所謂「為了後代、亦是為了死亡」的含義即在於，Mārtāṇḍa 是最先擁有死亡與後代這種概念的生物，亦即，人類的始祖。然而，這一首頌詩並未論及這一「卵」是如何由母體誕下、而又是如何孵化的。這一神話更為詳盡的版本則最早見於吠陀的早期散文文獻，如《夜柔吠陀》的諸本集以及梵書，過往已多有學者對其進行譯注，並綜合比較其異同。[8]

關於 Mārtāṇḍa 究竟如何由死卵誕生、及其與其他 Āditya 的關係，特別可參後藤對於散文文獻所見相異的傳統的歸納，即這些文獻多言及 Aditi 願求後代而行祭並用粥後受孕之事，[9] 而關於

---

[8] 其中最為主要的文獻包括 MS I 6.12; KS XI 6 ; TS VI 5.6.1-2; ŚB(M) III 1.3.1-6; ŚBK IV 1.3.1-4; TB I 1.9.1-3 等。吠陀文獻而外，如史詩中亦有載 Mārtāṇḍa 與 Vivasvant 神話（MBh XII 329.44），茲不贅引。可參考 Hoffmann, *Aufsätze zur Indoiranistik*, Bd. II, 422；以及後藤敏文，〈ヴェーダ散文文献に見られる Mārtāṇḍa「死んだ卵の末裔」の物語〉，《国際仏教学大学院大学研究紀要》第 20 号（2016 年 3 月），頁 21-47。然新近的 Norelius, “The Divine Miscarriage,” 152-154 的研究未對比歸納散文文獻的不同，而較前之研究並無大的推進。

[9] 參見後藤敏文，〈ヴェーダ散文文献に見られる Mārtāṇḍa「死んだ卵の末裔」の物語〉，頁 40，諸吠陀散文文獻的祭祀背景不同，如 MS, TB 的祭祀背景為祭火設置祭（*agnyādheya*）中的 *brahmaudana*「向婆羅門供粥」儀禮；而 KS 之提及粥卻為求取王權復歸的願望穀物祭（*kāmyeṣṭi*）背景；TS 則為夜晚的蘇摩壓榨祭中的 *ādityagraha-*「獻給諸 Āditya 的榨取」儀禮；而 ŚB 以及 ŚBK 則為準備蘇摩祭的潔齋（*dīkṣā-*）背景；這些祭祀背景已部分

此卵究竟如何誕生的說法各異。其中，《夜柔吠陀》的 MS 這一本集即將此卵的誕生歸於 Aditi 的第四次生產雙生子之時（TB I 1.9.1-3 等從之），這次生產得到的即為 Indra 與此卵：

> MS I 6.12 *tā́ antár evá gárbhaḥ sántā avadatām: āvám idáṃ bhaviṣyāvo yád ādityā́ íti. táyor ādityā́ nirhantā́ram aichaṁs. tā́ áṁśaś ca bhágaś ca nírahatāṃ. ... sá vā́ índra ūrdhvá evá prāṇám* $^{+}$*anūdáśrayata mṛtám ítaram āṇḍám ávāpadyata. sá vā́vá mārtānṇḍó yásyemé manuṣyā̀ḥ prajā́*.
>
> 當二者（Indra 與 Mārtāṇḍa）在〔母體子宮〕內、仍為一個胎兒〔的狀態〕時，他們二者說：「我們二者將要成為〔擁有〕如此〔權力〕者——即那諸 Āditya〔所有〕之物（權力）。」[10] 諸 Āditya 便尋找能將此二者流產之者。Aṁśa（「份額」）與 Bhaga（「分配」）便將其流產了……爾後，唯有 Indra 直直地隨〔流產的胎的〕吐息升起，另一已死的卵落下。爾後那 Mārtāṇḍa 確實成為了那個以這些人類為後代者。

本頌中兩見動詞的 *nír-han* 之義為「墮（胎）」，而 Aditi 第三次誕下的雙生子即其第五、六子 Aṁśa（份額）與 Bhaga（分配）便充當了對於第四胎雙生子墮胎的施行者。而其所產出的二

由 Hoffmann, *Aufsätze zur Indoiranistik*, Bd. II, 422 歸納，然新近的 Norelius, "The Divine Miscarriage," 152-154 之文卻完全忽視了這些不同的背景，而將上述文獻作為詳略不同的平行文本。

[10] 關於 *āvám idáṃ bhaviṣyāvo yád ādityā́ íti* 一句，可參考 Hoffmann, *Aufsätze zur Indoiranistik*, Bd. II, 557-558，即其中包含有為吠陀中 *idáṃ bhū*「成為此種〔權力者〕」的表述，又加以一 *yád* 所引導的從句，其字面含義即「我們二者將要成為此種〔權力〕者——正如一眾 Āditya 所是的〔那些權力者〕」，引申作「我們二者將要在此世界中獲得權力——那種眾 Āditya 所具有的〔權力〕」。

臺大佛學期刊資料庫

者則進一步分離，在此處，Indra 則作為 Aditi 的第七子、或第七個 Āditya 上升，而這一「已死的卵（*mṛtá- āṇḍá-*）」落下。此處出現的是元音三合化之前的形式「已死的卵（*mṛtá- āṇḍá-*）」，而 Mārtāṇḍa 無疑是由此卵所誕生者。頗為有趣地，方此雙生子尚處於母體時便能如此思考與言語，這一記述同樣見於 KS XI 6（*sò 'ntár evá gárbho 'vadat*「當其尚為〔在母體〕中的一個胎兒時，其如是說」），唯其所想之內容未被紀錄下來。而 KS 的這一版本中 Aditi 的流產之行為卻是出自雙生子自身的意願；而隨後二者的分離亦是其主動的行為，而並不包含輔助墮胎的描述。

如若說 MS 所代表的傳統猶最為自然的、對於雙生子分離的想像，那麼其餘的散文文獻對 Mārtāṇḍa 神話的闡釋則在於解決一些宇宙論問題，即關於人類的死亡是如何產生的等等問題。這些文獻多未詳述 Aditi 前七子的出生；而不似 MS 點明，Aditi 成對地凡四次生產出共八個的雙生子。其中，TS VI 5.6.1-2 並未直接提及 Mārtāṇḍa 或一個所謂的「已死的卵」，而其中作為人類的始祖誕生者之名乃作「作為 Āditya 的 Vivasvant (*vívasvān ādityás*)」。然而，這一文本卻明言，Vivasvant 誕生自一個「被墮下的卵（*vyṛ̀ddha- āṇḍá-*）」。又則，Vivasvant 這一名字的字面含義即「（太陽）發出光芒」，即與其誕生前所處的昏闇逼仄的卵中的狀態形成鮮明的對比，而突出了此新誕下的人類始祖的光亮。同樣類似的復有 ŚB(M) III 1.3.1-6 與 ŚBK IV 1.3.1-4，二者皆提及 Aditi 誕下了某種稱作 *saṃdeghá-*「集聚而成的團塊」之物，或言其為「未成形的（*ávikṛta-*）」；而特別地，此物可由相關文段推定為某種團塊狀或球狀之物，如 ŚBK IV 1.3.2: *sá ha puruṣamātrá evórdhvā́ ā́sa puruṣamātrás tiryáṅ*「其縱向上與一人等長，其橫向〔亦〕一人長」，而 ŚB(M) III 1.3.3 同樣言其高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寬相等、唯未提及其具體的長度。

更為有趣的是，KS XI 6 以及前述兩個傳本的 ŚB，皆特別提及了對於此未成形之卵的分離或切割，試舉一例：

> KS XI 6 *tásya yán mṛtám ā́sīt tád ápākṛntan. sá hasty àbhavad. yáj jīvám̐ sá vivásvām̐ ādityás.*
> 對於其（卵）中那已死去的〔部份〕，他們（諸 Āditya）將其切離了。此〔部分〕變成了大象。那有生命的〔部份〕，即為 Vivasvant 這一 Āditya。

這一文段中，動詞 *ápa-kṛt* 是「分割出去」之義；而 ŚB(M) 與 ŚBK 的相應段落則取用了前加不同前綴的 *sám-kṛt* 用以表現將切離開的肉塊（*mā́m̐sā́ni*）聚集起來而塑形之行為。上述 KS 與 ŚB 傳統中特別提及由諸 Āditya 分割此種流產所生之卵，而先後塑成了所謂大象與人之怪談。

關於「死」與「生」的抽象概念或二者的象徵之由某一共同的球狀物或卵誕生，又見於梵書以降的其他吠陀文獻中。如 ChU III 19 即有載世界在原初是為一個卵（*āṇḍa-*）、而孵化所生為梵亦即太陽之說。恰如前述梵書中將「卵」的對半切割，在此奧義書中，亦提及了這一卵之「被切開、被打碎（*nirabhidyata*）」，而成兩個卵殼（*āṇḍakapāle*）。[11] 另外，BĀU I 4 雖未見「卵」之字樣，然同樣提及一個世界之初的神話——最初僅有一個 Puruṣa 或 Ātman、其實乃為一對男女互相抱持的一體，而後又一分為二（*sá imám evā̀tmā́naṃ*

[11] ChU 一書的校勘本參見：Olivelle, Patrick, “Chāndogya-Upaniṣad.” In *The Early Upaniṣads. Annotated Text and Transl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dvedhā̀pātayat tátaḥ pátiś ca pátnī cābhavatāṃ）云云。[12] 此處所取用之動詞 *apātayat* 則為 *pat*「飛、落」的使役（causative）形式，聯繫前述 MS I 6.12 中描述卵下落所取用的動詞 *ávāpadyata*（*ava-pad*「（因重量）而下落」），此處的 BĀU 文本很可能是謂其使得男、女這兩個「半球」分別落下。這一記述又可對比柏拉圖《會飲》（Pl. *Symp*. 189e）中男女一體的 ἀνδρόγυνος。

由此類比，重新檢視 KS 與 ŚB 提及的將卵切分為死與生之二份，後藤日語譯注推論，[13] 由於人類乃是 Mārtāṇḍa 的後代，故本質上乃為去除了演變為大象的已死之物之殘缺體，僅當不完全的人與「死」結合才可補完殘缺、回歸到完全的球體狀態；而這便是通過生育存續的人類及其死亡的來源。筆者以為，如若我們進一步聯繫如 MS I 8.6 等相關記述中的 Agnihotra 祭祀及其 *iṣṭā-pūrtá-*「被獻祭以及被給予之物」的相關背景，[14] 又會發現另一種與之同構的對死亡和天神性的表達，即強調通過生前的祭祀而得以在死後超越所謂的「在天上又一次的死亡」（即從天上降生人世）、而獲得天神性的生活。

另一方面，雖然在伊朗傳統中，似未有記載對應於吠陀傳統中的一分為二而孕育人類的「卵」，然卻載有一個與吠陀的 Mārtāṇḍa 名字相近且有著類似神話的人物。這一人物的名字即後期阿維斯塔語（Young Avestan）*gaiia- marətan-*，其對應的巴

---

[12] 參見：Olivelle, Patrick, “Bṛhad-Āraṇyaka-Upaniṣad,” in *The Early Upaniṣads. Annotated Text and Transl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3] 即：後藤敏文，〈人類と死の起源——リグヴェーダ創造讃歌 X 72〉，頁 425。

[14] 參：Junko Sakamoto-Gotō, “Das Jenseits und *iṣṭā-pūrtá-* ‘die Wirkung des Geopferten-und-Geschenkten’,” in *Sonderdruk aus Indoarisch, Iranisch und die Indogermanistik*, eds. Bernhard Forssman and Robert Plath (Wiesbaden: Reichert Verlag, 2000), 475。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列維語（Pahlavi）即 Gayōmart。這一阿維斯塔語人名的原義即「有死的生命」，其中 *marətan-* 一詞是由 *marəta-*「有死的」（對應吠陀梵語：*márta-*）一詞後加表特殊化語義、而用於人名的 *-n-* 語尾派生而來。[15] 據《阿維斯塔》所述，Gaiia Marətan 乃是第一個聽取 Ahura Mazdā 之教誨者，其為雅利安土壤之膂或其種子、是為第一個人類（Yt. 13.86-87）。[16] 此第一個人類與第一個動物奶牛皆屬 Ahura Mazdā 的物質性創造產物；而在物質性世界遭受破壞性力量（*aŋra- mainiiu-*）侵擾後，Ahura Mazdā 借寄於天體中的「種子（*ciϑra-*）」而再次創造出種種物質性存在，此人與此牛的種子則分別寄於太陽與月亮之中（Yt. 12.16-37）。而這一將第一個人類與太陽相關聯之敘述，恰同於吠陀文獻中之言人類始祖 Mārtāṇḍa 與 Vivasvant 為太陽神。雖上古伊朗文獻多未詳及人類始祖的誕生神話，然中古波斯語關創世的文獻對 Gayōmart 的誕生及其形象則多有言及：如 *Iranian Bundahišn* (IRBd. 1a.14-15) 言 Ohrmazd 在第六番創造出 Gayōmart，其如太陽光輝，而其寬同於高、即 4 個單位「*nāy*」長（*šašom Gayōmart brēhēnīd rōšn čiyōn xwaršēd u-š čahār nāy paymānīg bālāy būd pahnāy čiyōn bālāy rāst*）；[17] 此亦言，Gayōmart 很可能

---

15 參 Hoffmann, *Aufsätze zur Indoiranistik*, Bd. II, 379。

16 Yt 的校勘本參：Geldner, Karl F., ed. *Avesta. The Sacred Books of the Parsis*. 3 Vols. (Stuttgart: Kohlhammer, 1889-1896)。

17 另一部中古波斯語文獻 *Wizīdagīhā ī Zādspram* (WiZ) 同樣是關創世神話，在提及 Ohrmazd 所第五番創造出的「第一頭奶牛」和第六番創造出的第一個人類 Gayōmart 時，WiZ 對二者大小的記述卻與 *Bundahišn* 不同。WiZ 謂奶牛與 Gayōmart 同 3 個單位「*nāy*」高，先知查拉圖斯特拉亦同之（WiZ 2.7-10），然其並未提及任何一者的寬度；而 *Bundahišn* 卻言奶牛的高度為 3 而 Gayōmart 的高與寬皆 4 個單位長（IRBd. 1a.15）。進一步考其差異，兩個文本中都提及奶牛與 Gayōmart 之間的距離問題，WiZ 2.9 中的表述較為明朗 *u-š az Gayōmard dūrīh čand bālāy ī xwēš būd*「並且它（奶牛）與 Gayōmart 之間的距離同於它自身的高度」，則據上文我們可推定，奶牛與 Gayōmart 的高度、以及二者的距離皆 3 個單位長。相較而言 IRBd. 1a.15

同於吠陀文獻中 ŚB 所述的 *saṃdeghá-*，亦為高寬相等的球體。這一關於人類或第一個人類誕生自卵或球型物體的神話，大約於印度伊朗共通時期便已成形。

貳、佛經中「無明轂」的譬喻

那麼，佛經里常用的一個詞「無明轂」，是否由前述上古印度伊朗之「死卵」派生而來呢？

我們知道，佛教世界觀里，眾生的誕生有卵生（*aṇḍajā*）、化生（*opapātika*）、濕生（*saṁsedajā*）、胎生（*jalābujā*）四種。有關卵生，巴利語的《中部．大獅子吼經》有如下描述：

> *Katamā ca, sāriputta, aṇḍajā yoni? Ye kho te, sāriputta, sattā aṇḍakosaṃ abhinibbhijja jāyanti—ayaṃ vuccati, sāriputta, aṇḍajā yoni.*[18]
>
> 舍利弗啊，何謂卵生？舍利弗啊，那些破卵殼而生的眾生，舍利弗啊，這被稱作「卵生（以卵為胎的）」。

這段描述的漢譯，見《毗婆沙論》諸本。比如，玄奘所譯的《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

所描述的卻是顯然在邏輯上無法成立的：*u-šān dūrīh ēk az did dūrīh-iz ī az āb ī Dāiti čand bālāy xwad būd*「並且他們一者與另一者的距離、以及他們與 Dāiti 這一水源的距離，是同於他們自身的高度的」，姑且不論 Gayōmart 與奶牛與水源的距離，若要使二者的距離同於他們自身的高度，其成立的前提便是二者的高度相同，這無疑與前文敘述相悖。若我們假定這兩個文本所載創世神話有著共通的源頭，筆者猜測，或是 WiZ 的作者意識到了 IRBd 敘述中前後文的矛盾，為使得所謂「二者之間的距離等於他們自身的高度」的觀念成立，而將 Gayōmart 的高度改換為了 3 個單位長，使之同於此第一頭奶牛。

[18] MN I.73.5ff.

臺大學術期刊論文

> 云何卵生？答：若諸有情，從卵而生。謂在卵**轂**，先爲卵**轂**之所纏裹，後破卵**轂**，方得出生。此復云何？如鵝、鴈、孔雀、鴝鴿、鸚鵡、舂鸚、離黃、命命鳥等及一類，龍一類、妙翅并一類人。復有所餘諸有情類，從卵而生。謂在卵**轂**，先爲卵**轂**之所纏裹，後破卵**轂**方出生者，皆名卵生。[19]

在佛教所區分的幾種出生類型中，卵生幾乎僅涵蓋了鳥類，而人類並大多哺乳動物皆被認作是胎生，而巴利語 *jalābujā*（對應梵語 *jarāyuja*、俗語 *jarāuyā*）字面意思即「自有胎盤或被膜的〔子宮〕而誕生者」。又耆那教經典中如 *Āyāraṅga* 中則將生物依其誕生方式而區分出了八種類型，較之佛教的四種而多加了無膜胎生（*poyayā*）、液生（*rasayā*）、凝聚而生（*saṃmucchimā*）與芽生（*ubbhiyā*）四類；而同樣所謂的卵生同樣幾乎僅限於鳥類。[20] 這一點無疑是與現代生物學醫學認知共通的，即屬胎生的人類不同於卵生的鳥類等。然而，在巴利語的《律》（*Vinaya*）和《增支部》（*Aṅguttaranikāya*）的一段與婆羅門的對話中，佛陀卻以卵生為喻，來說明自己是第一個覺悟者：

"Seyyathāpi, brāhmaṇa, kukkuṭiyā aṇḍāni aṭṭha vā dasa

---

[19] 唐．玄奘譯，《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CBETA, T26, no. 1536, p. 403, b20-26。同《鞞婆沙論》：「問曰：『卵生云何？』答曰：『謂衆生卵生。入卵卵所、纏卵所，裹啄破生等生起等起成轉成有。』此云何？答曰：『如雁鴛鴦孔雀鸚鵡鴝鴿千秋。或龍或金翅鳥或人。如是比衆生卵生。入卵卵所纏卵所裹啄破生轉生起等起成轉成有。是謂卵生。』」（CBETA, T28, no. 1547, p. 521, c21-26）。

[20] *Āyāraṅga* I 6；關於每一類的代表物種參見 Hermann Jacobi, *Jaina Sūtras. Part I. The Ācārāṅga Sūtra, The Kalpa Sūtr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84), 11 據注疏所補。

臺大佛學期刊資料庫

vā dvādasa vā. Tānassu kukkuṭiyā sammā adhisayitāni sammā pariseditāni sammā paribhāvitāni. Yo nu kho tesaṃ kukkuṭacchāpakānaṃ paṭhamataraṃ pādanakhasikhāya vā mukhatuṇḍakena vā ***aṇḍakosaṃ padāletvā*** *sotthinā* ***abhinibbhijjeyya****, kinti svāssa vacanīyo—'jeṭṭho vā kaniṭṭho vā'"ti?*

"Jeṭṭhotissa, bho gotama, vacanīyo. So hi nesaṃ jeṭṭho hotī"ti.

"Evameva kho ahaṃ, brāhmaṇa, avijjāgatāya pajāya aṇḍabhūtāya pariyonaddhāya ***avijjaṇḍakosaṃ padāletvā*** *ekova loke anuttaraṃ sammāsambodhiṃ abhisambuddho. Svāhaṃ, brāhmaṇa, jeṭṭho seṭṭho lokassa."*[21]

「恰如，婆羅門啊，母雞有八隻、十隻或者十二隻蛋。母雞很恰當地臥在它們之上，很恰當地坐在它們之上，很恰當地孵化它們。這些雛雞中，有一隻最先用腳趾甲尖或者口喙**擊穿蛋殼**、平安地**打破**〔蛋殼〕，它會被稱作『「最長的抑或最幼的』」？」

「被稱作最長的，喬達摩啊。因為它是它們中最年長的。」

「如此，我，婆羅門啊，為了進入無明的、生在蛋中的、被包裹的眾生，**擊穿了無明蛋殼後**，是世上唯一證得無上正等正覺者。那我，婆羅門啊，是世上最年長和最好的。」

"Ayaṃ kho me, brāhmaṇa, rattiyā paṭhame yāme paṭhamā vijjā adhigatā, avijjā vihatā, vijjā uppannā, tamo vihato, āloko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21] Vin III.3.31ff. (~AN IV.176.7ff.).

> *uppanno — yathā taṃ appamattassa ātāpino pahitattassa viharato. Ayaṃ kho me, brāhmaṇa, paṭhamābhinibbhidā ahosi kukkuṭacchāpakasseva **aṇḍakosamhā**.”*[22]
>
> 「這就是我的，婆羅門啊，在初夜時分所得的初明，無明去除，明智現起，黑暗去除，光明現起。我就是那個保持不放逸、勤勇、一心的。這就是我的，婆羅門啊，第一個突破，像雛雞從**蛋殼裡**〔突破〕。」

這個伴隨著佛陀成道覺悟而產生的譬喻，在佛經中流傳甚廣。其所對應的漢文，並非見於律部，而在 *Vinaya* 注疏之漢譯 *Samanatapāsādikā*（梵語：*Samantaprāsādikā*）《善見律毘婆沙》以及《阿含》中：

> 「鷄母伏卵，隨時迴轉。伏者，以兩翅覆。至欲生時，眼見光明，以嘴啄**穀**。出已鼓翅，鳴喚前出，為大為小？」婆羅門答：「前者為大。」佛言：「我亦如是。何以故？**無明穀**裹覆障三界，我以智慧嘴啄**無明穀**，前出三界，此誰大誰小？」答言：「瞿曇即大。」餘後句無義，自當知。世間中一，一者無二。三藐三菩提者，無上菩提。[23]

---

[22] Vin III.4.31ff. (~AN IV.177.24ff.)；類似的文句還有 AN IV.126.22ff.。

[23] 簫齊．僧伽跋陀羅譯，《善見律毘婆沙》，CBETA, T24, no. 1462, p. 700, a1-8。在阿含部中，相應的有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經．梵志品．黃蘆園經》，CBETA, T1, no. 26, p. 679, c2-10：「梵志！我於此眾生無明來，無明樂，無明覆，無明卵之所裹，我先觀法，我於眾生為最第一。猶鷄生卵，或十或十二，隨時念，隨時覆，隨時暖，隨時擁護。彼於其後，鷄設放逸，於中有鷄子，或以口嘴，或以足爪，啄破其卵，安隱自出，彼於鷄子為最第一。我亦如是，於此眾生無明來，無明樂、無明覆，無明卵之所裹，我先觀法，我於眾生為最第一。」亦見單經異譯《佛為黃竹園老婆羅門說學經》，CBETA, T1, no. 75, p. 882, b24-28：「猶若，婆羅門！有鷄，產或十或二十卵，以時隨時在上伏，以時隨時伏，以時隨時轉側。謂彼鷄有所行，彼在卵中，以觜、以足破卵已，安隱自出，是彼初之行。如是，婆羅門！為愚癡所纏裹、以愚癡為陰覆。」另外，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

在這兩部巴利語文獻中，有謂母雞誕下偶數對的或 8 或 10 或 12 隻卵，其恰與吠陀文獻中 Aditi 之成對生產出 8 個 Āditya 暗合。無獨有偶的是，作為人類的佛陀卻將自己覺悟的事件比作是破卵而生。這個譬喻使用了兩個名詞，*aṇḍakosa*（梵語：*āṇḍakośa*）「轂」和 *avijjaṇḍakosa*（梵語：*avidyāṇḍakośa*）「無明轂」。動詞用了 *padāleti*（梵語：*pradālayati*）「刺穿」和 *abhinibbhijjeti*（梵語：*abhinirbhedayati*）「擊破」，根據上下文應該是由內而外的破壞。而其有明言，即通過爪（*pādanakhasikhā*）或是喙（*mukhatuṇḍaka*）而啄擊的行為。

在此比喻中，佛陀所強調的即其方在卵中便有的思維能力與智慧，則以其自身之「明」（*vijjā*）而破除卵本身或卵中的「無明」（*avijjā*）或「昏闇」（*tamo*），而「光明」（*āloka*）隨之而生；而這一點恰與吠陀中 Mārtāṇḍa 或 Vivasvant 作為人類的始祖誕生自卵中的神話吻合，即人類始祖同樣來自緻密團塊狀因而必為晦暗的卵中，且其方在卵中便有思維言語的能力，而其誕生後非但為人類的始祖同時亦是一個「發光者」。

這個「轂」字，是一個具有表音功能的會意字。右邊表其屬於「殳部」。《說文》卷三殳部：「殳，以木殊人也。」[24]《段注》改「木」作「杖」。[25] 在此應表以杖擊打所發之聲；左上

含經》也有兩段對應。「譬如伏鷄，生子眾多，不能隨時蔭餾，消息冷暖，而欲令子以觜、以爪啄卵自生，安隱出轂，當知彼子無有自力，堪能方便以觜、以爪安隱出轂。所以者何？以彼雞母不能隨時蔭餾，冷暖長養子故。」（CBETA, T2, no. 99, p. 67, a27-b6）及「譬如伏鷄伏其卵，或五或十，隨時消息，愛護將養。正復中間放逸，猶能以爪、以口啄卵，得生其子。所以者何？以彼鷄母，初隨時消息，善愛護故。」（CBETA, T2, no. 99, p. 238, c1）。

[24] 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據清同治十二年（1873）陳昌治翻刻嘉慶十四年（1809）孫星衍覆刻宋本影印），頁 60。

[25]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 2 版，1988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部表「外殼」意，下半部為「卵」。該字或為「殼」的俗字。《說文・殳部》：「『殼』，從上擊下也，一曰『素』也。從殳**冓**聲。」[26]《段注》：「『素』謂物之質如土壤也，今人用『腔』字，《說文》多作『空』，『空』與『殼』義同。俗作『殼』，或作『𣪊』。」[27] 謂「𣪊」、「殼」等為「殼」之俗。「殼」為會意字，兼有表音。

然則，「殼」既無「蛋殼」的意思，亦未見用於漢譯佛經。[28]「殼」字則只出現在明清的佛教注疏文獻裏。[29] 只有字形中兼有「卵」與「殼」的「𣪊」字才普遍地運用在佛經翻譯中，特別是在表達「無明𣪊」或者「蛋殼」含義的場合。[30] 大約在魏晉南北朝時期，「𣪊」字方才作為「殼」的異體字問世，並逐漸含有「蛋殼」之義。如《玉篇・卵部》：「𣪊，口木切，卵空。」[31] 很有可能，該字是為了佛經翻譯、特別是翻譯這一成語——*avidyāṇḍakośa-* 或者類似的負面譬喻詞彙而創造並賦予意義的。[32]

年，據清嘉慶二十年（1815）經韵樓段氏家刻本影印），頁 118。

26 漢・許慎，《說文解字》，頁 60。

27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 119。

28 2022 年 10 月 26 日遍檢 CBETA 之結果：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search/?q=%E7%84%A1%E6%98%8E%E3%B1%BF&lang=zh。

29 2022 年 10 月 26 日遍檢 CBETA 之結果：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search/?q=%E7%84%A1%E6%98%8E%E6%AE%BB&lang=zh。

30 2022 年 10 月 26 日遍檢 CBETA 之結果：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search/?q=%E3%B2%89&lang=zh。嚴格來說，還有一「𣪊」字，代替「𣪊」出現四次，參見，2022 年 10 月 27 日遍檢 CBETA 之結果：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search/?q=%E7%84%A1%E6%98%8E%E7%A9%80&lang=zh 及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search/?q=%E7%84%A1%E6%98%8E%E5%8D%B5%E7%A9%80&lang=zh。由於兩個字的意義相差甚遠，可能是傳抄、刻板過程中的筆誤。

31 梁・顧野王撰、宋・陳彭年等重編，《大廣益會玉篇》（北京：中國書店，1983 年，據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澤存堂本影印），頁 472。

32 應該與翻譯有關，見下條注釋。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迄今可考「轂」字最早的運用，是在大英圖書館所藏編號為 S. 1027 的敦煌寫經中。方廣錩將之比定為劉宋之求那跋陀羅所譯《勝鬘獅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並將其斷代為五至六世紀。[33] 其中存有「然後為**無明鼜**藏世間開現演說」一句 。[34]「**鼜**」為「轂」的異體字。區別在於左上角的「壳」字部，被「声」字部代之。今習見之《大藏經》本《勝鬘經》正作「轂」。值得一提的是，《勝鬘經》宣揚的是如來藏思想，而求那跋陀羅所譯之「無明轂藏」與「如來藏」恰成鮮明對照。

對佛經中「轂」字比較系統的釋義，出現在慧琳《一切經音義》中。其一、對真諦所譯《攝大乘論》的「成轂」條解釋為：

> （轂）又作「殼」，同。口角反，吳會間音「哭」。卵不堅皮也。凡物皮皆曰「殼」，尚在卵中謂之「轂」，出轂以後名之「鷇」。[35]

《攝大乘論》是一部唯識派的經典。共有三部漢譯及一部藏譯傳世。唯真諦譯本加入了很多獨有的自注。[36]「成轂」一詞就出現在他的自注中：

> 此界（阿黎耶識 *ālayavijñāna* 界）有五義：……五、

---

[33] 方氏所建之卡片，參見方廣錩、吳芳思編，《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第 17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年），〈條記目録〉，頁 7。該寫卷的圖版，見同書頁 114b-123b。

[34] 方廣錩、吳芳思編，《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第 17 册，頁 119 第 12 行。

[35] 唐・慧琳撰，《一切經音義》，CBETA, T54, no. 2128, p. 638, c17-18。

[36] Gadjin Nagao, *An Index to Asaṅga's Mahāyānasaṃgraha, Part One: Tibetan-Sanskrit-Chinese*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1994), xii; Ching Keng and Micheal Radich, "Paramārtha," in *Brill's Encyclopedia of Buddhism, Vol. II: Lives*, edited by Jonathan A (Silk. Leiden: Brill, 2019), 752-758.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 「藏」（*prakṛtipariśuddhagarbha*）義，若應此法，自性善，故成內；若外此法，雖復相應，則成「**穀**」。[37]

此中的「穀」即煩惱（*kleśa*），是真心的對立面。

其二、釋《大寶積經．無邊莊嚴會》「無明穀」條又曰：

> 枯岳反。字書：鳥孚也。考聲：卵空皮，鳥卵之外殼也。經言：「無明殼[38]喻，根本無明及以貪愛，包含無量結使煩惱，陶鑄有情命業，生死宛轉其中，不能出離無明窟宅，如鳥居卵殼，故引爲喻也。」[39]

以「穀」而喻包障的煩惱固為形象；此點又與吠陀中所述的 Mārtāṇḍa 所誕生自的卵的特點暗合，即其仍為聚合的團塊狀（*saṃdeghá-*），即無法被分辨出的狀態。*avidyāṇḍakośa* 是由 *a-*「無……」、*vidyā-*「知識」、*āṇḍa-*「卵、蛋」和 *kośa-*「外殼，容器」組成的。整體上，是一個持業釋的複合詞，[40] 而後半部分 *āṇḍakośa* 是一個依主釋的複合詞。歷代的譯經師對該詞的翻譯可分作以下幾派：

1.「無明穀」。這是最通常的譯法。求那跋陀羅、瞿無讖、達摩笈多、瞿曇般若流支、鳩摩羅什、僧伽跋陀羅、菩提流志、[41] 玄奘、[42] 義淨等皆用此譯。此譯的「無」、「明」應該對應

---

37 陳．真諦譯，《攝大乘論》，CBETA, T31, no. 1595, p. 156, c15-22。

38 該字見於《一切經音義》，但原經《大寶積經》中仍作「穀」。

39 CBETA, T54, no. 2128, p. 373, c21-22.

40 陳淑芬，《梵漢對勘〈藥師經〉讀本》（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20年），頁 253。

41 菩提流志在《大寶積經》中，還用過「無明穀藏」、「無明穀膜」、「無明胎穀」等其他譯法，見下文。

42 玄奘還用過「無明卵穀」一詞，見下文。

臺大藝術期刊資料庫

著該詞的 *a-*、*vidyā-* 二語素，而「轂」直接對應 *āṇḍakośa-*「卵的外殼」，其義應是「蛋殼」。

2.「無明卵」。見於瞿曇僧伽提婆所譯之《中阿含經》、[43] 僧伽跋澄所譯之《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44] 以及宋代施護所譯《佛吉祥德讚》。[45] 也就是說，「轂」字會被「卵」字取代，或者說，*āṇḍakośa* 的 *kośa* 未作翻譯。

3.「無明卵轂」。這一譯法，見於玄奘所譯之《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 善現！菩薩摩訶薩為破長夜**無明卵轂**所覆有情重黑闇故，為療有情無知瞖目令明朗故，為與一切愚冥有情作照明故，發趣無上正等菩提，是為菩薩摩訶薩為與世間作日月（或作：光明）故，發趣無上正等菩提。[46]

對應梵語：

> *iha subhūte bodhisattvā mahāsattvā anuttarāṃ samyaksaṃbodhimabhisaṃbuddhāḥ santo dīrgharātram avidyāṇḍakośapaṭalaparyavanaddhānāṃ sattvānāṃ tamobhibhūtānāṃ prajñayā avabhāsayantaḥ sarvājñānatamo 'ndhakāraṃ vidhunvanti. evaṃ khalu subhūte bodhisattvā mahāsattvā anuttarāṃ samyaksaṃbodhimabhisaṃbuddhāḥ santo lokasya ālokā bhavanti.*[47]

---

[43] 參見，CBETA, T1, no. 26, p. 679, c2-10。
[44] CBETA, T28, no. 1549, p. 803, c23-27.
[45] CBETA, T32, no. 1681, p. 766, c8.
[46] 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CBETA, T05, no. 220, p. 614, c2-7 及 p. 821, c3-8。
[47] ASP 148.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 在此，須菩提啊，已證無上正等正覺的菩薩摩訶薩，為了被無明蛋殼膜所包裹的、被黑暗所征服的眾生，用智慧照亮長夜，驅走一切無智之黑暗。如此確實，須菩提啊，已證無上正等正覺的菩薩摩訶薩，為世界作光明。

這裡，「無明卵轂」對應的梵語是 *avidyāṇḍakośapaṭala*，也就是說，*āṇḍa-* 或 *āṇḍakośa-* 為「卵」、*paṭala-* 或 *kośapaṭala-* 為「轂」。同經還有「欲能破壞一切有情無明卵轂」之語，[48] 但未有梵語對應。

尸羅達摩所譯的《佛說十地經》亦有：

> 我今為彼，如是無量眾苦所逼，孤獨、無救、無依、無宅、無洲、無道、盲無目者、**無明卵轂**、**厚膜纏裹**、昏闇所覆諸有情故，獨一無侶，修集無量福智資糧，以是資糧，令彼一切有情當證究竟清淨，乃至獲得如來十力無礙佛智。[49]

對應梵語：

> *hanta aham eṣāṃ sattvānāṃ duḥkhārtānām anāthānām atrāṇānām aśaraṇānām alayanānām aparāyaṇānām andhānām avidyāṇḍakośapaṭalaparyavanaddhānāṃ tamobhibhūtānām arthāya eko ‘dvitīyo bhūtvā tathārūpaṃ puṇyajñānasaṃbhāropacayaṃ bibharmi, yathārūpeṇa puṇyajñānasaṃbhāropacayena saṃbhṛtena ime sarvasattvā atyantaviśuddhim anuprāpnuyuḥ, yāvad daśabalabalatām*

[48] CBETA, T05, no. 220, p. 1107, a23-24. 同經，CBETA, T05, no. 220, p. 606, c19-20 作「無明轂卵」。

[49] 唐．尸羅達摩譯，《佛說十地經》，CBETA, T10, no. 287, p. 550, c5-9。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asaṅgajñānaniṣṭhām anuprāpnuyur iti ||[50]

今天，我為了那些受痛苦折磨的、無保護的、無救度的、無皈依的、無房舍的、無趣向的、黑暗的、被無明蛋殼膜所包裹的、被黑暗所征服的眾生，成為獨一無侶，收集如此的福智資糧。通過收集如此的福智資糧，這一切眾生當達到究竟清淨，直到達到具有十力者（佛陀）力量的、沒有掛礙的智慧究竟位。

這裡，「無明卵轂」對應的是 *avidyāṇḍakośa*，*paṭala* 更可能被譯作了「厚膜」。宋代，法護所譯《大乘集菩薩學論》，亦引《十地經》中的這一段落，繼承了尸羅達摩的「無明卵轂、厚膜纏裹」這一文句。[51] 法護譯《施設論》亦有類似文句：「我今快得善利。何以故？一切眾生處無明中、住著無明，無明卵轂障覆慧眼。我當破無明卵，令諸眾生吉祥安樂。」[52] 最後，日稱譯《福蓋正行所集經》所引之《勝軍王經》有「令破無始無明卵轂」之句。[53]

4.「無明轂藏」。佛馱跋陀羅、[54] 求那跋陀羅、[55] 菩提流

---

50 Dbh 28.

51 CBETA, T32, no. 1636, p. 130, a16-17.

52 CBETA, T26, no. 1538, p. 519, b25-28. 根據上下文和平行文本，此處的「無明卵」疑似為前句「無明卵轂」的重複。因此，未單獨計入譯作「無明卵」的譯法。

53 CBETA, T32, no. T 1671, p. 734, c14.

54 根據陳淑芬統計，這一譯法最早出現於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所譯的《大方等如來藏經》（420 A.D.），但她誤作「無明轂」，見陳淑芬，〈《慧琳音義》引玄奘《藥師經》梵漢詞彙對比〉，《中正漢學研究》總第二十二期（2013 年 12 月），頁 75。

55 見前文有關求那跋陀羅所譯《勝鬘經》寫經的論述。

臺大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志、[56] 闍那崛多、實叉難陀、般若 [57] 等作如此譯法。「皻」不再對應表示「蛋殼」義的 *āṇḍakośa* 這一複合詞整體，而似只對應其中的 *āṇḍa* 即「蛋」、「卵」，而表示「殼」的 *kośa-* 則由專門的「藏」、「膜」等對應。當然，也有可能梵語原本是 *avidyāṇḍakośapaṭala*，則 *āṇḍa* 或 *āṇḍakośa* 為「皻」，*paṭala* 或 *kośapaṭala* 為「藏」。

5.「無明皻膜」。這一譯法在佛馱跋陀羅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58] 和聖堅所譯《佛說羅摩伽經》[59] 出現過。這一構詞，類似於「無明皻藏」，「膜」對「藏」。如果還原成梵語，「皻」為 *āṇḍa*(*kośa*)，「膜」為 *kośa*(*paṭala*)。

6.「無明胎皻」。唯見菩提流志《大寶積經．無盡伏藏會》。[60] 這裡，*āṇḍa* 可能理解為「胎」。或者，「胎皻」是對 *āṇḍakośa*(*paṭala*) 的整體理解。

7.「無明闇障皻」。唯見菩提流志集（傳）鳩摩羅什譯所之《大寶積經．善臂菩薩會》。[61]「無明**闇（障）**」對應 *avidyā*，

---

56 菩提流支只有在《大方廣佛華嚴經．勝鬘夫人會》才遵循這個譯法。參見，CBETA, T11, no.310, p. 676, c15-18。其實，這一會的譯本是承襲了求那跋陀羅所譯《勝鬘經》。因此，菩提流志在此處棄其慣用的「無明皻」而使用「無明皻藏」就不足為怪了。

57 般若所譯的《大方廣佛華嚴經》，很多文句沿襲了實叉難陀《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

58 CBETA, T9, no. 278, p. 719, c17.

59 CBETA, T10, no.294, p. 862, b7-8. 此經對應《華嚴經．入法界品》，且早於佛馱跋陀羅所譯《華嚴經》，很可能後者在文句上借鑒了前者。

60 CBETA, T11, no.310, p. 482, c10.

61 CBETA, T11, no.310, p. 531, c2-3. 據《大周刊定眾經目錄》所云：「《達摩鞞多羅錄》云：『後秦沙門羅什譯，與《持人菩薩所問經》同本異譯。』」（CBETA, T55, no. 2153, p.392, c23-24)。然而，《大寶積經》所集的原經出處，《大周刊定眾經目錄》經常引《達摩鞞多羅錄》，呂澂對其可靠性持疑，參見《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之〈談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譯本部分

「**（障）轂**」對應整個後半部分 *āṇḍakośa*(*paṭala*)。

以上 1、4、6、7 三種譯法，分別出現在《大寶積經》不同的四個會裡。可見其集譯的特質。

我們可以看到，針對 *avidyāṇḍakośa*，最早出現的譯法是「無明轂藏」，最流行的譯法是「無明轂」。[62] 或許，大部分譯師選擇單字「轂」來取代「轂藏」或者「卵轂」就是要強調 *avidyāṇḍakośa* 是「無明的卵殼」，而非「無明卵的殼」。這個解讀，在《善見律毗婆沙》的巴利語本 *Samantapāsādikā* 裡得到了驗證：*taṃ avijjāmayaṃ aṇḍakosaṃ chinditvā*「打碎了這個無明構成的蛋殼」。[63]

「無明轂」這個詞的藏譯為 *ma rig pa'i sgo nga'i sbub pa*，[64] 也就是「無明的蛋的殼」，並未著意指明這三個語素的何種依附關係。

參、結論

而我們在上述用例中可以發現，破除 *avidyāṇḍakośa* 即此種包被的蛋殼或是厚膜已自成一個極為常見的譬喻，不似原初文本中是將成佛的事件而比作「雞子破殼」。雖則「無明轂」

的編次〉。電子版可見 2022 年 10 月 26 日遍檢 CBETA 之結果：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LC06n0006_p0096a07?q=%E9%81%94%E6%91%A9%E9%83%81%E5%A4%9A%E7%BE%85%E9%8C%84&l=0096a07&near_word=&kwic_around=30。

62 陳淑芬，〈《慧琳音義》引玄奘《藥師經》梵漢詞彙對比〉、《梵漢對勘〈藥師經〉讀本》，頁 239-240。陳淑芬（〈《慧琳音義》引玄奘《藥師經》梵漢詞彙對比〉，頁 74-75）過分渲染了玄奘所譯《藥師經》中，對該詞的特殊譯法。其實，同時代的達摩岌多、義淨皆採用了這一譯法。

63 Sp I.138: ***avijjaṇḍakosaṃ padāḷetvā*** *ti taṃ avijjāmayaṃ aṇḍakosaṃ chinditvā.*

64 Mvy 6929.

臺大學術倫理與資訊素養

與「死卵」在文獻來源上沒有直接的關聯，然則考此譬喻的最初形成，卻很可能能夠溯至吠陀中的人類始祖 Mārtāṇḍa 誕生神話。一則巴利語 *avidyāṇḍakośa* 這個詞，最早出現在《律》與《增支部》佛陀與婆羅門的對話中，則其似乎暗示著佛陀知曉婆羅門經典中 Mārtāṇḍa 自卵誕生的神話，為喚起其婆羅門對話者的共鳴而使用了類似的語彙、並依樣畫葫蘆創造出了複合詞 *avidyāṇḍakośa*「無明殼」。又特別地，雖則佛經故事中剝去了 Aditi 生產 Mārtāṇḍa 複雜的吠陀神話以及祭祀背景，然後者涉及的一些基本要素仍在被加以改造後保留下來，如其故事情節中的「雞母」則對應 Aditi，而其生出的蛋則類於諸 Āditya。甚至關於這一卵殼被打破的過程，在《大寶積經》中有一短語 *avidyāṇḍakośaprakṣipta*[65]（藏語：*ma rig pa'i sgo nga'i sbubs na 'dug pa*），[66] 可譯作「摔破無明殼」[67]（由外而內的破壞），而這則與吠陀文獻如前述 MS I 6.12 等中的 *mṛtám ítaram āṇḍám ávāpadyata*「這只死卵落下」在動作上較為接近，皆強調卵下落的動態，二者之間的聯繫恐非巧合。

---

[65] KP.84: *tadyathāpi nāma kāśyapa karaviṅkapotaka* ***āṇḍakośaprakṣipataḥ*** *anirbhinne nayane sarvapakṣigaṇam abhibhavati. yaduta gambhīramadhur anirghoṣarutaravitet. evameva kāśyapaḥ prathamacittotpādiko bodhisattvo* ***avidyāṇḍakośaprakṣipta*** *karmakleśatamastimira****paṭala-paryavanaddhaḥ*** *nayano 'pi sarvaśrāvakapratyekabuddhām abhibhavati.* 此處，*avidyāṇḍakośa*˚和 ˚*paṭala* (*paryavanaddhaḥ*) 分屬兩個複合詞。前文尸羅達摩所譯《十地經》的「無明卵殼、厚膜纏裹」的印度原文很可能分屬兩個分句。

[66] KP [124]: *'od srung 'di lta ste / dper na bya ka la bing ka'i phrug gu* ***sgo nga'i sbubs na 'dug pa*** *mig ma bye ba yang / 'di lta ste zab cing snyan pa'i sgra skad kyis bya'i tshogs thams cad zil gyis gnon to / 'od srung de bzhin du byang chub sems dpa' sems dang po bskyed pa* ***ma rig pa'i sgo nga'i sbubs na 'dug pa*** *las dang nyon mongs pa'i mun pa dang / rab rib kyi ling tog gis mig khebs pa yang 'di lta ste / dge ba'i rtsa ba yongs su bsngo ba'i sbyor ba'i sgra skad kyis nyan thos dang rang sangs rgyas thams cad zil gyis gnon to //.*

[67] 此處無漢譯對應。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則此吠陀神話與佛教譬喻中使用這一「卵生」的母題的內核極為相近，即佛陀自比吠陀神話中自卵誕生的人類始祖 Mārtāṇḍa 或太陽般的「閃光者」Vivasvant，以己為這新宗派之開山，得以照明世間。而相較於吠陀神話中去除卵中厚膜與團塊物乃是依賴於其他 Āditya 將之切離，此佛教譬喻卻巧妙地改變這一橋段而得突出佛陀的無上菩提與智慧，即佛陀恰是憑其智慧而得以自身為世間破除了此種無明卵殼或包繞的厚膜。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略號及引用書目

1. 藏經

CBETA = 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 Online（2022，Q3 版）。網址：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

T = Taishō Shinshū Daizōkyō. 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大正新修大藏经》，100 冊，東京：大正一切経刊行会，1924-1934。引用《大正藏》時，依冊書、經號、頁數、欄數、行數之順序記錄，如：（T1, No. 26, p. 679, c2-10）。以下詳細列出各經資訊：

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經》，CBETA, T1, no. 26。

單經異譯，《佛為黃竹園老婆羅門說學經》，CBETA, T1, no. 75。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CBETA, T2, no. 99。

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CBETA, T5, no. 220。

唐．尸羅達摩譯，《佛說十地經》，CBETA, T10, no. 287。

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9, no. 278。

西秦．聖堅譯，《佛說羅摩伽經》，CBETA, T10, no.294.

唐．菩提流志譯，《大寶積經》，CBETA, T11, no.310.

蕭齊．僧伽跋陀羅譯，《善見律毘婆沙》，CBETA, T24, no. 1462。

唐．玄奘譯，《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CBETA, T26, no.1536。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宋・法護等譯，《施設論》，CBETA, T26, no. 1538。

尸陀槃尼撰，符秦、僧伽跋澄譯，《鞞婆沙論》，CBETA, T28, no. 1547。

尊婆須蜜造，符秦、僧伽跋澄等譯，《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CBETA, T28, no. 1549。

世親釋，陳・真諦譯，《攝大乘論》，CBETA, T31, no. 1595。

法稱造，宋・法護等譯，《大乘集菩薩學論》，CBETA, T32, no. 1636。

龍樹集，宋・日稱等譯，《福蓋正行所集經》，CBETA, T32, no. 1671。

寂友尊者造，宋・施護譯，《佛吉祥德讚》，CBETA, T32, no. 1681。

唐・慧琳撰，《一切經音義》，CBETA, T54, no. 2128。

唐・明佺等撰，《大周刊定眾經目錄》，CBETA, T55, no. 2153。

2. 古籍

2.1. 漢文

說文 = 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據清同治十二年（1873）陳昌治翻刻嘉慶十四年（1809）孫星衍覆刻宋本影印。

段注 =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 2 版，1988 年，據清嘉慶二十年（1815）經韵樓段氏家刻本影印。

玉篇 = 梁・顧野王撰，宋・陳彭年等重編，《大廣益會玉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篇》，北京：中國書店，1983 年，據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澤存堂本影印。

2.2 西文

AN = Aṅguttaranikāya. Morris, Richard, and Edmund Hardy, eds. *The Aṅguttara-Nikāya.* 5 Vols. London: Pali Text Society, 1883-1900.

ASP = 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Vaidya, P. L., ed. *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1960.

Āyāraṅga = Ācārāṅga Sūtra. Schubring, W., ed. *Ācārâṅga-Sūtra* (*Erster Śrutaskandha*). *Text, Analyse und Glossar.* Leipzig: Brockhaus, 1910.

BĀU = Bṛhad-Āraṇyaka-Upaniṣad. Olivelle, Patrick, ed. "Bṛhad-Āraṇyaka-Upaniṣad." In *The Early Upaniṣads. Annotated Text and Transl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ChU = Chāndogya-Upaniṣad. Olivelle, Patrick, ed. "Chāndogya-Upaniṣad." In *The Early Upaniṣads. Annotated Text and Transl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Dbh = Daśabhūmikasūtram. Vaidya, P.L., ed. *Daśabhūmikasūtram.*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1967.

GopB = Gopatha-Brāhmaṇa. Gaastra, Dieuke, ed. *Das Gopatha Brāhmaṇa.* Leiden: E. J. Brill, 1919.

IRBd. = Iranian Bundahišn. Pakzad, Fazlollah, ed. *Bundahišn: Zoroastrische Kosmogonie und Kosmologie.* Tehran: Centre for the Great Islamic Encyclopaedia, 2005.

KP = Kāśyapaparivartasūtra. von Staël-Holstein, Alexander, ed. *The Kāśyapaparivarta: A Mahāyānasūtra of the Ratnakūṭa Class.*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26.

KS = Kāṭhaka-Saṁhitā. von Schroeder, Leopold, ed. *Kāṭhakam. Die Saṁhitā der Kaṭha-Śākhā.* 3 Bände. Leizig: F. A. Brockhaus, 1900-1910.

MBh = Mahā-Bhārata. Sukthankar, Vishnu S., S. K. Belvalkar, and P. L. Vaidya, eds. *The Mahābhārata. For the First Time Critically Edited.* Poona: Bhandar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titute, 1933-1966.

MN = Majjhimanikāya. Trenckner, Vilhelm and Robert Chalmers, eds. *The Majjhima-Nikāya.* 3 Vols. London: Pali Text Society, 1888-1902.

MS = Maitrāyāṇī-Saṁhitā. von Schroeder, Leopold, ed. *Maitrāyaṇī Saṁhitā.* 4 Bände. Leizig: F. A. Brockhaus, 1881-1886.

Mvy = Mahāvyutpatti. Ishihama, Yumiko and Yoichi Fukuda, eds. *A New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Mahāvyutpatti. Sanskrit-Tibetan-Mongolian Dictionary of Buddhist Terminology.* Tokyo: Toyo Bunko, 1989.

Pl. *Symp.* = Plato *Symposium.* Burnet, J., ed. *Plato Opera Vol. 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3.

RV = Ṛgveda. Aufrecht, Theodor, ed. *Die Hymnen des Rigveda.* 2 Bände. Bonn: Adolph Marcus, 1877.

ŚBK = Śatapatha-Brāhmaṇa (Kāṇva). Caland, Willem, ed. *The Śatapatha Brāhmaṇa in the Kāṇvīya Recension.* 2 Vols. Pujab Oriental Series 10. Lahore: Motilal Banarsidass, 1926, 1939.

ŚB(M) = Śatapatha-Brāhmaṇa (Mādhyandina). Weber, Albrecht, ed. *The Śatapatha-Brāhmaṇa in the Mādhyandina-Śākhā with Extracts from the Commentaries of Sāyaṇa, Harisvāmin and*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Dvivedaganga. The White Yajurveda, pt. 2. Berlin: Williams and Norgate, 1855.

Sp = Samantapāsādikā. Takakusu, J. and Makoto Nagai, eds. *Samantapāsādikā. Buddhaghosa's Commentary on the Vinaya Pitaka.* 8 Vols. London: Pali Text Society, 1924.

TĀ = Taittirīya-Āraṇyaka. Sastri, Mahadeva and K. Rangacarya, eds. *The Taittirīya Āraṇyaka with the Commentary of Bhaṭṭa Bhāskara Miśra.* 3 Vols. Government Oriental Library Series, Bibliotheca Sanskrita 26, 27, 29. Mysore: Government Branch Press, 1900-1902.

TB = Taittirīya-Brāhmaṇa. Sastri, Mahadeva, R. Shama Sastry, and L. Sriniasacharya, eds. *The Taittirīya Brāhmaṇa with the Commentary of Bhaṭṭa Bhāskara Miśra.* 4 Vols. Government Oriental Library Series, Bibliotheca Sanskrita 36, 37, 38, 42. Mysore: Government Branch Press, 1908-1921.

TS = Taittirīya-Saṁhitā. Weber, Albrecht, ed. *Die Taittirīya-Saṁhitā.* 2 Bände. Indische Studien 11, 12. Leizig: F. A. Brockhaus, 1871, 1872.

Vin = Vinayapiṭaka. Oldenberg, Hermann, ed. *The Vinaya Piṭakaṃ.* 5 Vols. London: Pali Text Society, 1879-1883.

WiZ = Wizīdagīhā ī Zādspram. Gignoux, Ph. and A. Tafazzoli, eds. *Anthologie de Zādspram. Édition critique du texte pehlevi traduit et commenté.* Paris: Association pour l'avancement des études iraniennes, 1993.

Y = Yasna. Geldner, Karl F., ed. *Avesta. The Sacred Books of the Parsis. Part I*: *Yasna. Stuttgart*: Kohlhammer, 1886.

Yt = Yašt. Geldner, Karl F., ed. *Avesta. The Sacred Books of*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Parsis. Part II: *Vispered and Khorda Avesta.* Stuttgart: Kohlhammer, 1889.

3. 專書與論文

3.1. 漢文及日文

方廣錩、吳芳思編，《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第 17 册，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年。

中村裕一（Nakamura Yuichi），《中国古代の年中行事 第 1 册 春》，東京：汲古書店，2009 年。

西村直子（Nishimura Naoko），〈ヴェーダ文献における胎児の発生と輪廻説〉，《印度学宗教学会論集》第 36 号，2009 年 12 月，頁 69-93。

後藤敏文，〈人類と死の起源 —— リグヴェーダ創造讃歌 X 72〉，收入《佛教文化学会十周年・北條賢三博士古稀紀念論文集・インド学諸思想とその周延》，東京：山喜房佛書林，2004 年，頁 415-432。

——，〈ヴェーダ散文文献に見られる Mārtāṇḍa「死んだ卵の末裔」の物語〉，《国際仏教学大学院大学研究紀要》第 20 号，2016 年 3 月，頁 21-47。

陳淑芬，〈《慧琳音義》引玄奘《藥師經》梵漢詞彙對比〉，《中正漢學研究》總第二十二期，2013 年 12 月，頁 55-99。

——，《梵漢對勘〈藥師經〉讀本》，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20 年。

3.2. 西文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Brereton, Joel Peter. *The Ṛgvedic Ādityas.* New Haven, Connecticut: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81.

Falk, Harry. “Die Kosmologie von RV X 72.” *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Südasiens* 38 (1994):1-22.

Gotō, Toshifumi 後藤 敏文 . “Vaisiṣṭha und Varuṇa in RV VII 88, Priesteramt der Vasiṣṭha und Suche nach seinem indoiranischen Hintergrund”. In *Sonderdruk aus Indoarisch, Iranisch und die Indogermanistik, Arbeitstagung der Indogermanischen Gesellschaft vom 2. bis 5. Oktober 1997 in Erlangen,* edited by Bernhard Forssman and Robert Plath, 147-161. Wiesbaden: Reichert Verlag, 2000.

Hillebrandt, Alfred. *Vedische Mythologie.* Bd. II. Breslau: Wilhelm Koebner, 1899.

Hoffmann, Karl. *Aufsätze zur Indoiranistik.* 3 Bände. edited by Johanna Narten (Bd. I/II), Sonja Glauch, Robert Plath and Sabine Ziegler (Bd. III). Wiesbaden: Reichert Verlag, 1975, 1976, 1992.

Jacobi, Hermann. *Jaina Sūtras. Part I. The Ācārāṅga Sūtra, The Kalpa Sūtr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84.

Jamison, Stephanie. *The Ravenous Hyenas and the Wounded Sun. Myth and Ritual in Ancient Indi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Keng, Ching and Micheal Radich. “Paramārtha.” In *Brill’s Encyclopedia of Buddhism, Vol. II: Lives,* edited by Jonathan A. Silk. Leiden: Brill, 2019.

Nagao, Gadjin. *An Index to Asaṅga’s Mahāyānasaṃgraha. Part One: Tibetan-Sanskrit-Chinese*.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1994.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Norelius, Per-Johan. “The Divine Miscarriage: Mārtāṇḍa, the Sun, and the Birth of Mankind.” *The Journal of Indo-European Studies* 48, no. 1/2 (2020): 151-172.

Oldenberg, Hermann. *Die Religion des Veda.* Berlin: Verlag von Wilhelm Hertz, 1917.

Sakamoto-Gotō, Junko 阪本〔後藤〕純子 . “Das Jenseits und *iṣṭā-pūrtá-* ‘die Wirkung des Geopferten-und-Geschenkten’.” In *Sonderdruk aus Indoarisch, Iranisch und die Indogermanistik, Arbeitstagung der Indogermanischen Gesellschaft vom 2. bis 5. Oktober 1997 in Erlangen,* edited by Bernhard Forssman and Robert Plath, 475-490. Wiesbaden: Reichert Verlag, 2000.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Mārtāṇḍá and *Avijjaṇḍakosa*

Zhen Liu * and Myriadne Wang **

Abstract

The present survey investigates two compounds associated with ovals in the religious texts of ancient India, i.e., Vedic *mārtāṇḍá* 'what springs from a dead egg' and Pāli *avijjaṇḍakosa* 'the shell of the ignorant egg' (Chinese *wuming luan/ke*) from Buddhist texts. The earliest mention of Vedic *mārtāṇḍá* is found in a cosmological hymn of the tenth Maṇḍala of *Ṛgveda* (RV X 72), wherein he is portrayed as the eighth and the sole mortal son of the mother goddess Aditi. In subsequent Middle Vedic texts, *mārtāṇḍá* is identifies as the progenitor of human beings, initially taking a clot-like form as a result of the divine miscarriage. The diverse accounts of *mārtāṇḍá's* myth in *Yajurvedic Saṁhitas* and *Brāhmaṇas* are explored, and further compared to the Iranian accounts of the first man (Avestan *gaiia-marətan-* 'mortal life', Pahlavi *gayōmart*), which arguably testify to a shared Indo-Iranian myth of the birth of human from egg. In contrast, Pāli *avijjaṇḍakosa* (Sanskrit *avidyāṇḍakośa*) is documented in *Vinaya* within the context of Buddha's discourse with a brahman. Here, the eggshell serves as a metaphor for penetrable ignorance, pecked away by the beak of wisdom.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Buddhist

* Professor,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dvanced Humanistic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 PhD Candidate,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texts, a special Chinese character *luan/ke* is devised to correspond to either the entire compound *aṇḍakośa* ‘eggshell’ or one of the two members of it. The study scrutinises diverse translation techniques, shedding light on varying interpretations of the term *avijjaṇḍakosa* and its associated metaphor.

The two egg-related words and the allegories surrounding them share a number of features such as the human birth from the egg, and the symbolic act of cutting part of the egg, and so forth. Despite the absence of direct textual support, their shared features provide compelling grounds to posit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se accounts from two different ancient Indian traditions.

Keywords: *mārtāṇḍá*, *avijjaṇḍakosa*, *Ṛgveda*, Middle Vedic texts, *Yiqiejing yinyi* (Huilin)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